



## 從個人到群體 — 紀蔚然的劇本

From the Personal to the Collective - the Plays of Wei-Jan Chi

陳正熙 Cheng-Hsi CHEN  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

在上一期的「劇場觀點」專欄中，我們談到在本地劇場近幾年來的演出中，少有讓人見之欣喜的文本，而紀蔚然先生的幾個劇本(包括《黑夜白賊》、《夜夜夜麻》、《無可奉告》、《驚異派對》等)則是例外。雖然票房成績的表現有起有落，但紀蔚然的每一個劇本都會在劇場界引起不少討論。或許是因為紀蔚然仍在持續創作，或許是因為戲劇學界對於本土創作者的研究風氣尚未形成，除了針對演出的評論文章之外，還沒有太多針對紀蔚然作品的專論文章出現，因此，筆者想利用這個專欄的一點篇幅，針對這一位可能是目前本地最重要劇作家的作品，提出一些綜合性的看法，作為未來繼續關注討論這位作者的起點。

一般論及紀蔚然的劇本，首先會提到的就是他對文字媒介的掌握運用，無論是用以刻畫角色、建構情節，或者對語言在社會變遷中的演變觀察，不僅能讓文字敘事、抒情、表意的能量盡情揮灑，也充分發揮了文字在劇場中的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他的作品也都有非常清楚的劇場性(theatricality)，無論是角色的動作與對話、場景的建立與發展、情境氣氛的勾勒，都照顧到在劇場中表現的可能，使得他的作品能夠相當容易地變成劇場中的演出。因

此，對於劇本創作的初學者來說，紀蔚然的作品其實不僅具有啟發性，也是相當實用的教材。

不過，對於筆者而言，紀蔚然的劇本中最特別的一點，應該是表現在人物、戲劇動作、語言中強烈的社會性，換言之，也就是他的作品與本地社會緊密的關聯。這種緊密的關聯，雖然源自他作品經常被提及的「自傳性」，也就是從他個人生命經驗出發，更重要的其實是他如何將這些個人經歷(包括他對社會發展歷程的觀察)，轉化為觀看者能夠共同思索的經驗。

我們可以從他幾部最為人知的劇本開始討論。

在《黑夜白賊》和《也無風也無雨》兩部以他個人家族歷史為起點的作品中，紀蔚然以一個頹敗的家庭，寫出了在他所身處的社會中，傳統家庭價值所面臨的危機：從家長權威的崩毀，到家庭成員的齟齬衝突越趨激烈，而終至倫常綱紀的崩解。

雖是以個人與家庭的衝突為題，但紀蔚然的書寫並不僅限於家庭成員之間的恩怨喜怒，或者將人物的際遇侷限在一個與外界隔離的框架裡表現，而是將家族的記憶，放置在一個社會發展歷程的範疇(context)內加以理解，因此而能讓個人內在



的恐慌焦慮，成為理解社會集體病徵的起點，並且勾勒出一個具有更廣泛意涵、更多元詮釋可能的概念，個人的與集體的，私密的與公共的，因此而有了對話的空間，《黑夜白賊》及《也無風也無雨》兩則有關「家庭」的現代寓言，也就有了超乎作者個人自傳經歷的意義。

從《黑夜白賊》到《也無風也無雨》，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家庭的崩解，其實也看到了台灣本土歷史的發展過程中，社會形貌轉變的一些關鍵：父權體制的瓦解，經濟社會的從貧窮到富裕，人際關係與社會心理的腐蝕。因此，紀蔚然寫的不只是他個人的家庭際遇，更是一整個社會共同經歷過的劇烈轉變，從這個意義上看，《黑》劇和《也》劇寫的不只是一個家庭的崩解，更是一整個社會分裂重整的過程。

同樣以個人經歷或對身邊人事的觀察為本，《夜夜夜麻》和《驚異派對》從不同的切入點，也讓觀眾看到了個人生命與台灣社會的演變。

分別以兩個不同世代(所謂的四年級生與五年級生)的知識份子為主角，《夜夜夜麻》和《驚異派對》寫的是理想的失落，青春的背叛，世俗的沈淪，和暴力本質的不變。無論是《夜》劇裡不見天日的公寓房間(或者房間裡那座乾枯的玻璃魚缸)，或者《驚》劇裡同樣不見天日的地下室酒吧(或者酒吧中那座不斷讓人產生deja-vu幻覺的玻璃牆)，都像是一個承載了角色太多不堪回憶的場景，都只是角色以暴力(語言)相向、試圖撫平自己的強烈失落感的場所。

從四年級生所經歷外文系的專業訓練，西方搖滾與革命思維的洗禮，到五年級生所經歷的學生運動，政治實務的歷練與權力的取得，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，一群知識份子眼中看到的台灣社會。紀蔚然在這兩個劇本中，所描繪的那一群知識份子，以世代為名，或有以偏蓋全的問題，但他們確實經歷、記錄了台灣戰後歷史的重要階段，他們的理想與失落，也是許多人共同的生命記憶。

因此，無論是以「家」為主題的《黑夜白賊》和《也無風也無雨》，或者以世代族群的成長經歷為素材的《夜夜夜麻》和《驚異派對》，紀蔚然都非常準確地記載了時代氛圍與社會情境的變化，將他個人的經歷，藉由劇場轉化為觀眾可以共同思索體驗的經驗，並且提供了可以辯證的觀點。

從劇場創作的觀點來看，《黑夜白賊》以「反推理劇」的結構形式顛覆傳統家庭倫理通俗劇，《也無風也無雨》以瘋狂暴露家庭成員關係的重重糾葛，《夜夜夜麻》和《驚異派對》以暴力語言推展戲劇動作，並且創造了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男性角色，紀蔚然的這幾個劇本，在角色的創造、戲劇動作的構成、整體氛圍與節奏的建立上，都是劇場文本難得的佳作，而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，這幾個劇本也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思考素材。

因此，對於劇場創作者，對於文化研究工作者，紀蔚然的劇本都有值得進一步探索研究的價值。